

台湾奇幻文学天后 游素兰亲绘巨作

光 痕

谜之预言

风卷残云◆著
绘图◆游素兰

一个世纪一个世纪的岁月覆盖而过，
几百年几百年的时光，我踟蹰下去。
我一定遗失掉了什么，在世纪交接的缝隙之中。
遗漏掉了十分重要的片断记忆，
攸关我的彷徨，我的迷惘。
我存在的价值随之被埋没，于破碎的流言之中。
不知未来，何去何从……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A woman with long, flowing white hair and a white dress is sitting in the driver's seat of a car. The car's interior is visible, including the steering wheel and dashboard. The background is a blurred city street scene.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light and ethereal, dominated by whites and soft blues.

光 痕

谜之预言

风卷残云◆著
绘图◆游素兰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光痕 / 风卷残云著. —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7. 7
ISBN 978-7-5001-1760-5

I. 光... II. 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418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7-3276 号)

本书原版权所有者为春天出版国际文化有限公司, 由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提供在中国内地独家出版之中文简体字版权。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发行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 / (010) 68359376 68359303 68359101 68357937

邮 编 / 100044

传 真 / (010) 68357870

电子邮箱 / book@ctpc.com.cn

网 址 / http://www.ctpc.com.cn

策划编辑 / 宗 颖

责任编辑 / 徐小美

印 刷 /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经 销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 /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 10.25

字 数 / 119 千字

版 次 / 2007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 2007 年 7 月第一次

ISBN 978-7-5001-1760-5 定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序

我一向不喜欢自己写序，所以本来我是不打算写自序的，只请别人代序（笑）。不过后来因为想要尝试看看写序是什么感觉，所以还是写了，真受不了我的好奇心啊……

我喜欢看书，而且所看的书大部分都是文学性质的；在这之中，又以小说占大多数。小说的分布范围很广，举凡新文学、古典文学、奇幻、科幻、武侠，都能够看见“小说”这两个字。我喜欢看小说，而且常常一看就无法自拔，后来甚至开始想要自己试试看。

说起来，开始尝试写小说，到现在能够出书，已经是四年的时光过去了。

刚开始，我受到哥哥的影响，想要自创小说，而也是受了哥哥的影响，从武侠小说写起（事实上也不能称为小说，顶多叫做小品文），没想到竟然欲罢不能，后来不知怎地方向竟然转到奇幻小说上了，原因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个谜啊——（笑）。

开始写小说，是我三四年级的时候，但是当我有一个想法，开始想要把写在笔记本上的小说存成电子文件，打算投稿的时候，已经是国中一年级下学期，三月中旬的早春了。这篇《光痕》，从我开始打字到完稿，大约耗费了半年的时间完成，会用





这么久的时间才完稿，最大的原因其实是时间啊……（时间是我的敌人，果然没错？）。能空出来的时间少，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在这一段过程之中，我以我自己的力量，背后顶靠着许多人的支持，一步一步地去努力完成自己的梦想，去圆自己的梦。说是千辛万苦也不见得，说是轻轻松松地就完成了，恐怕也是太夸张了点儿，但是心情是喜悦的，心里是踏实的，为梦想而喜悦，为自己努力圆梦而踏实。

《光痕》是一袭瑰丽的梦。

但是在欢笑的同时，又充满着不可预测的变化，有欢笑必有悲伤，就如同善与恶，任何事都有两面的，甚至可能仅仅在一念之间。人生如梦，梦如人生；人有悲欢离合，梦亦如是。

小说是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也许你可以在其中，找到你家隔壁那位完全否定自我存在价值的悲观先生，或是某一位新闻报导上尽己之力引导学子的大爱小姐……

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拥有爱的世界。

因为爱，所以世界得以圆满。

但不论如何，我在《光痕》之中，所想要表达的是不一样的三个人对于同样的东西的看法，以及应对的方式，而三人之间又存有奇妙复杂的关系。当然不只这些，事实上，在《光痕》里面，很多很多已经发生或是将要发生的事情，背后都有一个不为人

知的理由,甚至大部分的角色,心中都有秘密,以及说不出口,或是迫于情势而不能说的话语。

《光痕》这部小说,是我第一部没有半途而废的创作。也是我第一部想要投稿的作品。

也期待大家能够好好享受这本书喔——

风卷残云



光痕

目
录

序	1
序章	波澜渐起	1
	那声叹息，是使我心悸的原因。	
第一章	疾风之影	13
	风与影，于我来说，都只代表着那，使人心碎的夜晚.....	
第二章	太古之初	47
	事情的初始，是多久以前？	
第三章	晓月残星	96
	你是否，曾经仰望清晨的星月？	
第四章	光灭影绝	143
	当国破、家亡之时.....	
第五章	悠然云端	187
	是否是，山雨欲来前的寂静？	
第六章	浮沉似梦	227
	人生浮沉，如在梦中.....	
第七章	错杂交心	262
	让心，决定一切	
终之章	日沉西山	314
	日落，是开始还是结束？	
后记	322

序章 ● **波澜渐起**
那声叹息,是使我心悸的原因。

鹰将悲伤化为阵阵火光,

型塑悲伤,编织光,

深锁在心中的记忆,

来自——

那一阵风……





一名衣着华丽的贵妇带着一个约三四岁的小女孩匆匆在马匹踏出的杂乱小径行走，这是人迹罕至的小径，这样赶路，实在可疑。

“啪！”

路旁有小树枝折断的声音，贵妇没有留意，女孩却停下脚步。

“妈妈！”

“什么事？孩子？”

“有那个、那个鞭炮的声音啦！”

“傻孩子，那是树枝折断的声音，别怕，妈妈在你身边！”

“嗯！妈咪最厉害了，再多的坏人也不怕！”

女孩用力点了点头，外加一个夸张的“大力士”动作。

话虽是这么说，但贵妇从小养尊处优，茶来伸手饭来张口，手无缚鸡之力，此时不过是安慰小孩而已。

两人继续赶路，渐渐地，夕阳余晖染上树梢边缘，洒下一层华丽的金将大地覆盖。

“妈咪！好可怕呀！天空变黑了，树林也变黑了，到处都是好黑好黑的怪物在看我。它们会把我吃掉吗？妈咪？你会把它们赶走吗？”

“会的，我的小乖乖。我一定会把它们赶走，不让那些东西碰我的宝贝一根寒毛！”此时，一阵风缓缓拂过，夹杂着一声叹

息,几许愁绪,和清澈狂野的气息。

“妈咪,好冷喔……”

女孩缩进贵妇的臂弯里,喃喃抱怨。

贵妇张开嘴,正要安慰女孩,却见到前方的草丛突然一动,然后又悄无声息,她不安地挪了挪身子。

在这当儿,可别出什么乱子才好……

贵妇才一低头,立刻警觉似的抬了起来,但迟了。前方不知何时多出了十来名蒙面男子,出现与存在皆静谧如磐石,使人不寒而栗。

“这种人,可不适合在月黑风高的荒野中独自赶路……”

一名蒙面人开口,他语气平静,却如同风雨欲来前的寂静般异常危险,抑扬顿挫的语调怎么听都没有瑕疵。

“妈……咪……”

女孩抖索索地叫。

“宝贝,你先到那边去,妈咪……妈咪一会儿就来。”

能不能“一会儿”就来是很难把握的了……贵妇心里有数。

她站了起来,一根根地掰开紧抓住她衣裾的细嫩小手。

“不管啦……呜……呜……妈咪不要蕾儿了!妈咪不要蕾儿了……”

一手抓着母亲的衣角,另一手擦眼泪的样子实在可怜。

“艾达隆!”





那人唤到。另一名高大的蒙面人随即站出来。

“在！副族长。”

“处理一下。”

艾达隆以飞快的速度扑向女孩，瞬间便抓住女孩双肩，将女孩抓回己队。

“妈咪！”

“孩子！”

贵妇伸掌去抓，却只换来一掌空气。艾达隆早已归队。

“我们留下你女儿，不杀她，但也不保证没有任何野兽会吃了她，希望这样你会感到满意。”

“可不可以请你们……把她送回我丈夫那里去……不是她亲生父亲那里。”

贵妇知道，自己这一死是免不了的。

“我求你们了。”

“很可惜，我们会来这里的原因是受人之托，可不是闲着没事在荒野中到处游荡，对于这件事，很遗憾，我们不能做主。……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处理完这件事……”

他的宣布因为一只手的举起而暂停。

“……族长？”

他惊讶地眨眼，被称为族长的人斜倚在树干上，那名女孩站在他旁边。

然后那手盖住女孩的双眼,另一只手大拇指、中指和无名指相扣,食指和小指摊开,指向贵妇。

一时间,万箭齐发。

十四年后。

风和日丽,万里无云,是适合出航的好日子。

夏季的天很蓝,蓝得令人害怕,蓝得令人心碎。波光粼粼的海面上,只有那一人孤帆,无风自动……

他,格里安·堤利安奈,生得一张俊俏脸庞以及金黄发色,是著名法师伊多拉·维果的学生。

塔塞特姆斯大陆将正宗出来的法师分为三个宗系,学徒可以选择自己所感兴趣的宗系,再由导师挑选。修魔法幻术的法师腰带是浅蓝色绣海芋叶的,目前的领导者即为伊多拉·维果,而符合他挑选眼光的传人只有一名,便是格里安。修阵形占星的法师是佩带金黄色绣银边的腰带,门徒众多,但多学艺不精。主修创造回复的法师则是佩带白色的腰带,很久以前便很少看见他们的形迹了。不过近年来各地的乡野法师巫女,大都没有经过正式的培养,在疆土之中形成泛滥成灾的情况。

格里安自幼丧失双亲,在离岛乌堪卡萨欧由老法师抚养长大,现年十七岁,奉导师之命至受污染的疆土——塔塞特姆斯大陆寻找预言传说中的疆土救星——龙女。





由于近年来,位于疆土中央的佩星塔山山顶始终浮着一片乌云,商人们的谣言便在整片大陆上传开了;人们虽总是当做玩笑,却也有一小部分的人开始惶惶不安,甚至连伊多拉·维果这经验老到的法师,都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要学生们依循一些线索离开舒适的离岛乌堪卡萨欧来到大陆寻找这名传说中的人物。

而依循什么线索呢?居然是依循一篇篇残破不堪的诗篇以及谜题来寻找。

想到这一点,他心里就有气!

真是够衰了……

他忿忿地想。随手丢了一颗看来蛮沉重的石头进了水里。

这时,一段对话猛然地闪进了他的思维。

“格里安,你要记住,千万不要为了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乱丢东西到海里……否则……后果……”

他的导师语重心长地叮咛。

“噢?后果?”

格里安摇摇头。挺不了解的。

“海水看似单纯,实则不然。海洋深不可测,有人得花一辈子的时间去研究海洋,到头来却是白白浪费了时间,浪费了生命,根本弄不清楚海里到底有些什么东西,什么危险……”

格里安吞吞口水。

“但根据我的研究，千年岩石吸收日月精华而成蠢笨却凶猛的海怪。游泳速度极快，快得要命。你不知道你丢的东西沉到了哪儿，它极有可能惊醒沉睡中的海怪。格里安，到时，你就玩完了。”

导师的双眼在远方海面来回巡逡，似乎看见了人所无法看见的超然事物。

那眼神饱经风霜，岁月蚀刻过曾经年少的热情，而今人至暮年，纵使肉体已如风中残烛般疲惫，眼神却依然透露对于知识的渴求，那股渴望如龙火一样烧灼他的内心，转化为精魄支持着垂老去的人类躯壳。

“有没有……？”

格里安试着发问，伊多拉却似乎早就料到他的问题。

“治它的方法？有。”

伊多拉说。

“不过我目前还不打算告诉你，你还不成熟，学了对你只有坏处。而且你必须开始学习完全遵从我所说的话，否则呢，就必须承担一切后果，还有，最好不要妄想我会救你。”

他敲敲格里安的头，转身大步离开他。

唉……现在他就违背了伊多拉的意愿……

太迟了，强劲的抛掷力道使水面起了不小的涟漪，格里安心



中暗暗祈祷自己可别那么倒霉。

咕……咚……噗、噗、噗……

方才的涟漪自中心向外扩散,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大到非比寻常……

格里安倒抽了一口气。

不会吧……我确定我的腕力没大到这么夸张的地步……

慢慢地,涟漪中央开始冒出一个个泡泡,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直到一颗比泡泡大多了的头颅自水面浮出……天!

海怪眨眨眼,再眨一次,凶恶的绿色小眼看起来格外可笑,格里安和海怪对峙良久,以精神、气势来比高低。

格里安努力迎视海怪,撑着不要眨眼,然后用意志力一点一滴构筑出精神堡垒。

去死吧!你这绿眼小海怪!

不知是不是因为海怪没睡饱还是精神不好的原因,它慢慢落于下风,格里安就快要胜出——假如不是一个来自天空的阴影在他的眼角一掠而过。

他眼一花,心神一乱,只差一点就能赢得的比拼就全数瓦解,一阵尖锐的鸣声传进他的耳中,海怪和格里安同时望向天空。

一只隼鹰张着美丽平滑如丝缎般的棕色羽翼,仿佛一枚高速球,以破空之姿划开湛蓝天空的明亮恒定面容。猛烈、无情的

双眼似乎也要迸出火光，连浩瀚穹苍似乎也被这野性所慑服。

等等，隼鹰？

这里是离内陆远到不能再远的乌萨托海，隼鹰怎么会在海上？它是鹰，不是海鸥；是猎野兔为生，不是抓鱼吃。

我今天是怎么了？遇到海怪，如今又来了一只神经病老鹰穷搅和……

格里安连一口大气也不敢出，他的生命在这广阔的海面上显得格外渺小。

早知道……我就不丢东西了……万一那两只恐怖动物一起合攻我的话……我格里安一条小命不就玩死在这里了？

格里安打了一个冷颤，额头上冒着汗珠，静静地观察。

海怪在刚才的惊吓后，隔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虽然它身躯庞大，胆子却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小了——开始朝格里安逼近，一波接着一波的浪花开始毫不留情地猛烈扑击着格里安所乘的小船。

天哪……我居然一猜就中……神啊……

不过，他错了。

隼鹰尖鸣一声，以雷落之速、破冰之姿，准确无误地收起双翼，俯冲而下。在那样的速度中的鹰，看起来就像一团棕色光影，速度之快连格里安都瞧不清楚。

在海怪的惨烈叫声之后，鹰拔高蹿升，显然是已达到目的。





格里安勉强将视线转到海怪身上，海怪的右眼原本的绿色眼珠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空洞，一片暴怒、残忍的空洞。

它开始舞着脖子，朝鹰不停地扑击噬咬，在这当儿，格里安趁机把船划远，打算好好地观上一战。

隼鹰在上空滑翔盘旋，保持着安全距离不断扑翅逗弄海怪，让海怪保持在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下，却只能够望着隼鹰凌空高飞。

又是一次高速危险俯冲，绷得死紧的身躯是充满力的象征，鹰喙弯曲的弧度如拉满的弓，精确、无情并且致命。海怪终于承受不住这次的攻击，惨嚎一声，朝东方逃逸无踪。鹰却若无其事地拍拍翅膀，优雅地落在格里安船头。这一来，格里安又被吓得愣在当场。他凝望鹰，鹰也不甘示弱地回瞪。那眼神，敏感而易受伤害。他以思绪探入鹰的脑海，企图找寻它的名字，却只听见天空的回音。

没有名字……找不到名字……

无名……只属于天空……

格里安的惊讶明明白白地表现在眼里，这鹰，不太正常……

隼鹰的双眼充满疑惑，似乎在无言质问：你干么那样看我啊？见他仍无言，便在转瞬间化为一位妙龄少女。

“喂！先生，你吓傻了啊？还是神经太脆弱……喂！”

她有着清脆悦耳的声音，但格里安却仍然无法从极度惊愕